

黃淑珊

## 香港的莘莘學子

有位女性朋友，事業成功，與男朋友感情穩定，但堅稱不生孩子，因此也不結婚。問她因由，她說，我沒有時間精神這樣去栽培孩子。

在香港當家長可不容易。胎教的莫札特CD幾百塊錢一套，就算你對它聲稱可以促進胎兒腦部發展半信半疑，但看到其他準媽媽「前仆後繼」，你為了不讓腹中的孩子落後，便抱著寧可信其有的心態掏錢了。接下來的育嬰班、幼兒班、親子班，還有林林總總的音樂、畫畫、語文、數學、運動、棋藝課程，也基於不要愧對寶寶的心理，全都報名參加。孩子考幼稚園，家長如臨大敵；孩子考小學，家長為孩子準備履歷表、報讀面試預備班，然後失眠、焦急、消瘦。孩子考進名校與否，家長仍要繼續努力，溫習功課，應付考試，比上班更勞累。香港很多上班的媽媽，會特別請假留在家裡陪孩子準備考試，而她們都感慨，怎麼現在學校教的東西那麼難？

現在香港的孩子，書本上的知識很豐富。為了考試，記了很多公式，背了很多文章，學了一大堆冷的、抽象的知識，可是除了用來回答試題，不知可作何用。從小學到中學，經歷了十三年追趕「功名」的苦讀，可以在這個制度下存活的孩子，都變得克己老練、刻苦順從。

我在大學教了幾年英文，經常與同學討論詩歌、小說和電影，發覺他們的情感很單薄。我的意思是，他們除了不擅形容自己所感受到的情感外，更加無以想像其他人的情感處境和心路歷

程。他們似乎缺乏了有血有肉的、心靈的認知。都差不多二十歲的孩子了，但他們所能領會的情感，非黑則白，非愛則恨，很單純。

詩人Theodore Roethke的詩*MY Papa's Waltz*，懷念父親即興的熱情高漲，把年少的自己一手抽起在廚房恣意亂舞，但又記得父親口氣中濃烈的威士忌味道、鍋子被打翻的聲音和媽媽緊皺的眉頭。孩子把父親緊緊抓著，因為放手就會沒命，直到最後父親把自己一搖一晃地舞上床，他仍緊緊抓著。大一班上有些同學根本沒有看出詩中的暗湧，以為這是歌頌父愛的作品；有些則認為這首詩說明孩子對父親的愛足以令他原諒父親的缺點。這些觀點都不是詩人要表達的，同學似乎是直接套用了中、小學課本傳授的「我愛爸爸媽媽，爸爸媽媽愛我」或是「君君臣臣，父父子子」，而沒有深入想一下、閉起眼睛嘗試感受一下，詩人怎樣對父親既親近又疏離，既仰慕又恐懼，詩人的情感如何懸在這愛恨交纏、黑白不明的處境，沒有著落。我說，有些感情是模稜兩可的，同學的眼光像是說，當真？

問他們看了李安的《斷背山》喜不喜歡，當然有同學非常喜歡，但竟然有人說「很悶」，問她為什麼，以為有什麼高見，她又說不出所以然，只支吾說覺得節奏慢。我問她，你是不是在互聯網上斷斷續續看，邊看邊聊天？她點頭。我只好說，有些電影是要連貫地、安靜地看的。在這個一心多用的電子年代，要孩子放下自身、花兩小時去全情投入一

個陌生人的內心世界，並找到共鳴，談何容易。而我真的擔心，無法拋開自我，無法同情同感，這些孩子如何待人接物、如何解讀身邊家人朋友面對的矛盾和掙扎、如何向異己的人伸出友誼之手？李安的名句「每個人心裡都有一座斷背山」，同學都知道，討論時都洋洋得意掛在口邊。問他們斷背山到底象徵什麼呢？一陣沉默。這一座把兩個豪邁牛仔壓迫一世的巨山，不只是社會目光和道德標準，還是每個有血有肉的人內心深處的心魔，心魔引發的自我壓抑、否定、憎恨、分裂，追求個人快樂的痛苦和罪惡感，和永遠淌血的遺憾。每個人通往斷背山的幽徑都不一樣，但走過就會明白。我說，日後你們閱歷豐富了，便能明白。

這些孩子，幾經辛苦跨進了大學之門，接下來的三年又會為他們帶來什麼閱歷呢？正如去過旅行的人都明白，只有自己走出來的路才真正屬於自己，參加旅行團，任導遊安排行程，那個國家去了等於沒去。自由，是大學生的權利，是他們學走、學跑、學飛的基石。我大學在美國唸，唸的是英國文學。美國大學取錄學生，不管你要唸文科還是唸理科，一切閣下入學後自理。香港的高考和大專聯招，卻一早限制了學生主修（和事業）的選擇，亦把學科分了貴賤。你可以問一下香港的大學生，有多少人的主修科目是他們的第一志願，而他們又究竟對自己第一志願的學科有多少理解、多少興趣？

這樣的盲婚啞嫁，造成很多怨偶，很多學生發覺對學科沒有興趣、沒有能力，沒有上課的動力，常常翹課。一班應該有四、五十人，卻只有八、九個人來上課，學校覺得浪費資源，於是想出把出席率計算在總成績裡，佔十分，學生

每次上課要簽名，翹課要付出拖低GPA的代價。

（當然學生也有對策，叫同學代簽、濫請病假、簽了名就溜，於是助教也要出招。）那時我剛上班，課程指引寫明一定要算十分出席率，我們每次上課要記錄誰來了誰沒來，我感到了震撼的文化沖擊（culture shock）。大學生愛上課不愛上課，我們還要去管嗎？難道他們自己不懂判斷嗎？他們不想上課，硬迫（或說利誘）他們來，有什麼意思？我暗忖，這政策是為學生好，還是為老師好？一次，我考慮取消這十分出席率，我的助教大叫，不可，不可，如此沒人會來上課的！而我看連大教授都設這十分，我也無奈跟從，縱使我深深覺得，這十分不是對學生的循循善誘，而是對他們的不信任。

另一樣美國和香港大學的差異，也令我很吃驚，就是學生宿舍的探訪和留宿政策。中文大學除了多全男或全女的宿舍，原來每晚過了十點，所有宿舍禁止異性探訪，留宿更會嚴懲。宿監帶隊半夜「打蛇」，除了抓非法留宿的人，更是要棒打鴛鴦。我聽了簡直咋舌，美國的大學才不管學生的私生活，你只要和室友有共識就可以了。二十、二十一歲的孩子，你把他們當小學生管教，會弄巧成拙的。

這是孩子的黃金年代，他們的思想感情應該在無垠的廣漠奔馳，我們卻太怕他們闖禍，防這個、禁那個，最後他們連闖的心都沒有了。這樣不只抹殺了獨立思考，還把少年輕狂、天馬行空、語不驚人誓不休的大膽創見都淹沒了。

香港的孩子也不好當的。我們有勇氣放手讓他們自由發揮，讓他們開拓他們自己的路、碰他們自己的釘子嗎？